

日本教育的回顾与展望

Education in Japa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大田 堯

(日本全国教育学会会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编者按 当代日本著名教育家日本教育学会会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田 堯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今年四月,他应邀访华,在北京大学发表题为《日本教育改革的现状与课题》学术讲演,针对日本教育的现实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教育学的原理,发人深思。这里根据口译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摘要发表,以飨读者。

在讲演之前,我作为一个日本人,首先为过去那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表示深深的歉意。

现在的日本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打个形象的比喻,一类是矮身材、短腿的,一类是高身材、长腿的。两类人大致的分界线是:前者50岁以上,后者50岁以下。当然还有个时代的标志,后者对电脑计算机较为熟悉,操作程序较为自如,而前者对此则大多不怎么熟悉,或知之甚少。我当然是属于短腿者一类,也在“电脑盲”之列。因此,或许可以认为,以我这么个“老朽”来谈当今及未来的教育,似有“化石”论道之嫌。

尽管我颇为怀疑,也有所保留,但统计数据一直在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位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额和国外净产值都居世界第一,教育水平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据“国际教育评价协会”(IEA)的调查统计,日本初、高中学生的数、理、化各科测试成绩历来都是最高的。现在日本的大学生占同龄青年层的40%,高中入学率为93%,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率为99.99%,文盲为“零”。至少这最后一项我认为不完全符合事实。事实是日本现今尚有100~300万文盲。当然这之中大多数可能是侨居日本的朝鲜人。

日本教育发达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否据此就可以断言,社会真的也发达了,先进了呢?我看,不一定,因为事情并非这么简单。现在世界上有一种倾向,简单地把经济与教育挂起钩来。其实,教育的效果要从社会上人们的价值取向和精

神状态去作出判断。应该深入地去把握问题的实质,而不要仅仅停留在表面现象上。今天我想谈三个问题:

一、教育在日本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纵观世界历史,西方各国是先经历了社会、商业、市场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产业的发达再去发展学校教育;而日本却是先从学校里培养了上述几方面的人才,再靠这些人才去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也就是说,循着学校→出人才→再以人才去推动社会发展的轨道前进的。这与西方各国的作法是相反的。欧美的教育是跟在社会前进的后面而发展起来的。日本的情况则是学校拉动社会向前发展。日本的学校制度历史上是双层“特别快车”结构。头等车是专门培养少数英才的。在这个层次里侧重于传授欧美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技术成就。二等车则是大众化、普及性教育,主要目标是培养勤奋的劳动者和忠勇的士兵。二战前,这个双层快车,无论是一等或二等,其教育的实施都处于国家政权的强制控制之下。“一等”意在意识形态培养,二等意在知识的传输。对低层次的学校教育灌输的是“天皇是神”,而对高层次的教育则讲“天皇”只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两层之间也有个中等层次的教育。一方面说“天皇是神”,同时又不得不传授进化论,说“人是猴子变来的”。那时就是搞那种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教育。这个“特别快车”对日本当时和后来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有一点必须看到,在这个快车出现之前的300年里,

即德川幕府时代的教育所起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这是锁国时期的300年,国内无战争,统治者是武士阶级。无仗可打的武士们是一群腰间挎刀、手中握笔的人,热心向中国学习,特别是学了很多儒教文化,他们是文化教养很高的统治阶层。这300年间成立了许多庞大的教文学,教数学的启蒙学校,称之为“寺不屋”。老百姓借助于武士们的力量学习文化。当时大多数的僧侣、医生同时也是村落中的教师。据说,德川时代日本人的识字率高过当时的英国人。也因此,随后明治维新时代许多武士、僧侣成了国民学校的教师。虽然低层等级情况复杂,素质水平较低,但他们的教师一般却是高素质、高水平的。总之,德川时代对初等教育的重视,对日后日本教育的发达、社会的发展,关系极大。它为日本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说明要办好教育决非一朝一夕之功。

二次大战后,“快车”的等级层次淡化了,但教育受国家利益支配的影响仍是明显的。如教科书内容中侵华战争问题的审定之争即是一例。现代日本社会最大的特点是:“钱,钱,钱”。电视广告天天讲的无非是:“爱情诚可贵,金钱价更高”一类金钱至上的观点。本来人的上进动力应该是爱,是来自人与人之间真诚之爱。如果钱比爱更重要的话,岂不带来人性的泯灭?孩童极易受外界的影响。比如,我见到两个孩子对话,一个问,“你知道什么是金龟子虫吗?”另一个答道,“当然知道,不就是500元一个的那种吗!”足见在孩子的意识判断中,首要标准是钱,是值多少钱,至于动物本身的特征,习性反而显得无关紧要了。然而,金钱却是造成今天人际关系疏远的主要原因。日本近30年的经验教训,就是人际关系的淡漠。人最可宝贵的特性是人的社会性,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味淡漠了,也就意味着人的本质价值在丧失。人变得冷漠了,也就没有了人类的梦,没有了宝贵的、长远的梦,变得没有远大理想和人生目标了。人本来是有意识,有目标的动物,假如失去了意识,失去了目标,也就无所谓人的价值了。

人,当他能从事某一项事业,才会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30年前的孩子在家里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去做:到井台去打水,上街买东西,在家里或田间帮助大人干活,四年级孩子下学后要放牛,等等。可是最近30年来由于科技的发展,生活的富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切似乎都不需要了。一按电钮,一开开关,一个电话,什么都来了,更不要去放牛了。孩子们在家里已成了无事可干的“失业者”。对孩子过份的关心、爱护以至娇生惯养,在日本叫“过保护主义”,结果使他们变成了不会干事,也干不成一桩事的“无所事事者”。这样的“当班人”长大了,想及早“当班”、“成事”是很困难的。我认为,只有要求孩子们从小学会做事,去干一件件力所能及的事,将来才有可能成长为能干事的人才。反之,如果他们的社会性

变得越来越薄弱,生活目标只是蝇头小利,没有干事的能力也没有一点责任感的话,一个人成长中本应有的一步一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经历和过程都没有了。生活优越固然重要,也是人们所追求的,但人在成长中本应经受的锻炼却被忽视了,反而被金钱物欲所支配,这样的教育怎能不走到斜路上去?!目前日本教育所面临的正是这个人问题,而且情况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危害越来越扩散,甚至影响到幼儿园的教育。

二、教育的目的在于“树人”

一个人应如何生活,首先要探求两个问题。一个是自己生活,生存的独特价值,即与别人有所不同的某种价值。这可不是能用考试分数表达出来的。每个人独特的个性、风格和特长,集中表现在他的追求与别人有所不同。再一个是如何把自己的独特个性、风格、特长、价值发挥到社会上去,即如何为社会作出自己特有的一份贡献。但现在的教育是教导学生如何去比别人强,如何压倒别人,出人头地。而用以压倒别人的武器或标准是分数。因此,分数只能比别人好,不能比别人差。这种引导学生千方百计超过别人,压倒同伴的教育,实质上也就是引导学生远离别人,引导学生成为离群的“独我”,养成和助长一种不与人、不与人处,不与人团结、亲近的倾向,把年青人的人生目标搞得越来越狭小。现在的青年,养尊处优,锦衣玉食,生活目标变得无所求,精神上显得十分空虚。因为他们在物质生活上似乎应有尽有,但在精神生活上却不知道要追求什么东西才可以得到满足。所谓“没有目标的不满足”。考入大学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可言。为什么要上大学,往往自己也不知道。缺乏理想,没有意愿的学习,既没有专业兴趣,也没有未来的梦想。一个人没有强烈的追求,没有一定的目标,这又如何能学得好?如何能成为有独特价值的人?这正是日本当前教育问题的症结所在。

生活好的社会,表面看无忧无虑,实际上内心是空虚的。仔细追究起来,这是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不好,而非青年不好。其实,学校也是束手无策,苦于无奈,随波逐流而已。

三、关于日本的教育改革

教育改革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要阐述的第一个观点。我以为,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如何去克服人性的贫困和衰弱”上。1984年日本成立临时教育审议会(共历时三年),目标是如何使教育面向21世纪,重点在于如何保持日本科技、经济的发展。我承认科技、经济高速度发展的重要性,但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提高人的素质和教养。如果人们在这

些方面很差的话,所谓“发展”,只不过是徒流于满足一种永难填满的无底洞的“物欲”而已。所以教育改革的重点应放在人性的解放上,而现在日本搞的教改咨询报告,只是几句空洞美丽的词藻,并没有真正涉及问题的要害。要害是首先要从入学制度改革开始,特别是大学的入学制度改革尤为重要。因为激烈的人入学考试竞争是与正常的人性发展相背离、相抵触的。“两层快车”,把学校教育变成“金字塔”式结构。东京大学等名牌大学是塔尖。攀登上顶端的人能取得社会上的高地位,而从塔低层出来的人则得不到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这种情况下,人人都争先恐后地往层次高的学校钻,这就必然引起激烈的角逐。要改革,就要打破这个金字塔。要办出适应各种需要,各有差异,各有特色、各有特长的学校,以适应具有各种潜能和特性的学生。

日本的教育改革总是在方法上兜圈子,而在方向上、观念上跳不出旧框框。特别是人才要“居高临下”地选拔的观念不改变的话,就不可能减少残酷的入学竞争。我认为,至少要花3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种转变。要知道,“快车”体制是经过100年惨淡经营建立起来的,要打破它,起码得几十年的功夫,不仅要制定一个长期的改革目标,而且要分几个步骤去进行改革,不能指望一蹴而就。

入学制度改革,首先要有正确的原理作指导。好的入学制度应使每个学生都能有机会根据自己的独特个性、风格、特长去自由地选择学校,选择专业。要变由上层来选拔的原理为每个人自下而上自由选择的原则。这种转变决不是短期可达成的。要逐步过渡才能实现。

我对教育改革的第二个观点是,教育观要改变为育教观。这涉及到对人的理解,对人的生命的理解。为简便起见,对人的生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被给予的与后天获得的。被给予的又包括生理遗传和生活环境两个层面。孩子不可能选择自己的遗传因子,此生此世父母的遗传是不能改变的。而遗传又是千差万别的,它构成了一个人的外貌、体格及其他生理特征和遗传潜能。但人的生存环境是打开遗传潜能的关键钥匙之一。生活的环境对孩子来说,一般也不是自己能选择的。美国出生、日本长大的孩子,就只能接触日本的环境。遗传因子给予一个人“巨大”的“全方位”的潜力。但是环境不同,实际能打开的潜力也非常不同。因此,环境对人的成长也是与遗传一样重要的“根”。一切生物、物种的进化都是由遗传、环境决定的。人之不同于其它动物,是因为还有第三种力量——大脑,即具有后天获得的条件。大脑能分辨、分析外在物体和事理,判别颜色、轻重、难易程度等等。其实,任何人每天一起床就在不断地区别、分辨,不断地进行选择。比如,先是穿什么,吃什么?然后是去哪里,干什么?总之,人每时每刻每

日,乃至一生都是在这种后天的、无数的判别、取舍、选择中度过的。正是在这一个个不断的、贯穿于终生的选择中,才形成了我们人各不相同的性格、风度、能力。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可通过人脑进行各种各样的后天性的选择。可见教育的重点,就是要引导、启发人从幼年起就学会选择,善于选择,要从这种人类独有的特点去培育人、发展人。每个人都是在经历了无数次各种各样的选择后的“结晶体”,教育就是要引导、培养每个儿童的选择能力。

尊重人,说到根本上,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权利,人要保持自己的尊严,也就是要保持自己的选择权利。正是基于这种人的生命观,也才引出符合人性的教育观。我举个例子:几年前我看过一个世界著名的纪录片《老年痴呆症》。片子反映了痴呆症的过程、表现和医疗情况。因为我已属老年,故以极大兴趣观看了这部电影。医院的设施当然是非常完备的,但给我难忘印象的却是他们的医疗观念。其中有位78岁的老妇人,她的病征是,心目中总认为自己还是18岁的少女。医生要她去洗澡,她拒绝,说因为有月经在身,怕将浴缸弄脏,有碍别人洗浴卫生。若在其他医院,这种病人的“无理”举止必遭批评,乃至采取某种措施强迫就范。但这所医院却不这样做。医生不仅不恼,却说:你说得有理,那么等别人洗完后,请您再洗吧。这里重要的一点是,承认和尊重她的所想(这种想法是无法用外力强制改变的)。虽然影片显示的是一种医疗原理,却也提示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育观点,即在承认别人选择权利的前提下接近他,去影响他,引导他。传统教育原理是习惯于说服,“我说你通”,甚至不听学生的申辩,用强制灌输的办法去“教育”学生。由此可见,在尊重学生选择的基础上去接近学生,影响学生,引导学生是非常正确,非常重要的教育原理。中国的孟子曾经讲过两句富有哲理的话:一句是“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另一句则是“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师。”这是两个对立统一的教育观,很有价值。但是,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日本只注意和按照第一句话办教育,却不去注意孟子所讲的第二句话,而这第二句话实际是说如何更好地尊重人的个性。

人不教,不成才,固然是事实,但“教”本身并不是目的。要使施教者、被教者都能作正确的选择。所以我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恰恰在于正确引导学生学会选择,善于选择,培养人选择的能力。因此,要改革教育原理,变施教者自上而下的选拔为受教育者自下而上地选择。教育改革就是要加强这种学生自我选择能力的培养。前者偏重于“说教”、“说服”;后者则侧重于使人理解地说明,从而心悦诚服。

我对教改的第三个观点是,看教育要有整体观念,改革教育也要着眼于全球。今天的世界,一个国

(下转第18页)

节股息和红利的分配,可以对股息实行累进所得税率,借以控制股息的盲目增长;其三,通过国家控股公司资金的投入与抽出,引导社会闲散资金的投向,使资金转化、流动的规模、方向、速度与浦东新区经济发展计划相协调。

完善市场体系,创造平等竞争环境 ——培育新型企业运行机制的保证

长期以来,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善,企业缺乏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处于不同起跑线的企业,无法使其经营业绩与所作的努力成正比,由此便产生了缺乏效率、不讲效益、吃大锅饭的种种弊端。为此,在浦东新区培育新型的企业运行机制,还必须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努力完善市场体系,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

完善市场体系,首先是价格体系的合理化。只有合理的价格体系才能使股票价格真实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和盈利水平,保证企业在大体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竞争。其次是开放资金市场。只有开放资金市场,才能使股票迅速自由流动,从而合理引导资金流向,有效调控产业与产品结构,也才能更有力地吸引外资。再次是劳务市场的开放。随着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和劳动组合的优化,必然引起劳动力的流动。为此,浦东新区要逐步建立并完善劳动力市场,建立劳动力流动机制。与此相配套的,则必须在国家、企业、个人共同出资,合理负担的原则下,加快改革待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立一套具有浦东新区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此外,还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必要的市场中介组织,如职业介绍、市场信息、技术服务、管理咨询等机构,以及公证、律师、会计、审计等市场管理、协调和监督组织。

完善市场体系,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必须使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的行为规范化和制度化,使各个

经济主体的行为和相互关系合乎明文规定的各项规则 and 标准。鉴于此,浦东新区新型企业运行机制的形成,还要求在浦东新区统一所得税率,取消税前还贷,实现税利分流的分配体制。浦东新区既有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也有中外合资企业。国家对不同性质的企业实行不同的所得税率,使新区同时并存几套所得税法,这既不利于不同性质企业间的相互持股和融控,也不利于浦东的长远发展。为此,有必要对现行税收政策加以调整,尽快在浦东新区统一所得税率。同时,改税前还贷为税后还贷,企业按调整后的统一税率向国家缴纳所得税,税后以入股资金分红为起点,实现税利分流,从而为规范股份制企业利润分配办法积极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还要统一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现行财务管理制度基本上按照经济性质确定,以致于形成不同所有制之间政策上的差异。这不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也不利于外向型经济和企业股份制的壮大发展。因此,有必要从有利于加强宏观管理、国民经济统一核算和按国际惯例办事的原则出发,在理顺的基础上逐步统一包括折旧制度、成本管理制度、审计制度、资产评估制度等在内的企业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财务管理应遵循的一般准则,从而既促使股份企业规范化,也为企业平等竞争,走向国际市场创造条件。

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和平等竞争环境的逐步形成,将有力地保证浦东新区企业新型运行机制的形成,培育起企业的利益机制和风险机制。毫无疑问,只有当企业新型运行机制真正形成,企业本位利益的吸引力与经营风险的压力同时发生作用,浦东新区的所有企业才会竭尽全力去改善经营管理,挖掘内部潜力,增强国际竞争能力,极大地提高管理效率 and 经济效益,真正发挥开放、开发浦东的主力军作用。

(责任编辑 肖庆山)

(上接第58页)

家的发展靠军事是不行的。美苏军事对峙,军事竞争已走进入了死胡同。日本过去也正是走军事大国的路才走上了崩溃之路的。同样,醉心于搞“经济大国”,也是此路不通的。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由于一味发展经济,带来了地球污染,公害极为严重。日本对世界环境污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教育改革也要从这个方面来思考。教育孩子是出于爱护孩子,如果给后代留下污染的地球那是不公正的。如何教育孩子不污染环境,保护环境,保持一个清洁的地球又是今天的当务之急。教育改革要考虑这个全球的问题。这是确保人类与地球,与自然共同生存的问题。联合国正十分关注这

个问题。1990年9月29日到30日,在纽约举行了有世界71国首脑参加的保护儿童会议,所谈的议题最重要的是“儿童优先”的政治原则。儿童(当然,广义说也包括在学的少年、青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越小越年幼故亦越弱,必然成为经济、军事强权争夺下的最先的牺牲品,因此,他们理应受到特别保护;另一方面,世界上每个儿童又都有各自的神圣个性和自己选择未来的权利。教育改革应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要照顾到这两个方面。然而,我所忧虑的日本的教育改革恰恰忽略了这一根本方向。因此,我说改革的前途不可乐观,理由也正恰在于此。

(责任编辑 蔡德诚)